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抗战题材原创少年小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谈到抗战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年纪稍长的读者一下子就会想起“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然而,新世纪的少年儿童,会喜欢什么样的战争小说?

7月8日上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由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长江少年儿童出版集团联合举办的“烽火燎原”抗战题材原创少年小说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就这个话题展开热烈讨论。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陈玲向记者介绍说,经过一年多不懈努力 and 精心打磨,“烽火燎原”系列首批8部作品集体登场,包括张品成的《水巷口》、肖显志的

《天火》、牧铃的《少年战俘营》、汪玥含的《大地歌声》、王巨成的《看你们往哪里跑》、毛芦芦的《如菊如月》、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和赵华的《魔血》,这8部儿童成长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区域,展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历史场景。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海飞认为这8部作品塑造了一批新的、更多元、更活化的抗战文学人物形象,是一套非常优秀的读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指出:战争年代少年儿童的成长轨迹自然迥异于和平年代,但战争年代的少年儿童毕竟也是孩子。如何从儿童自身的维度与现实生存环境刻画抗战儿童形象,8部小说在这方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既坚持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又努力探索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融合。

(文 萱)

历史学家

许倬云:『一带一路』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中国 共同体 变化

在变化之大潮中,分析中国应如何自处,也期盼中国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特性,融入全球化之中。读书是许倬云先生近年来最重要的著作。他持续思索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在世界文明存

■受访人:许倬云(历史学家)

□采访人:王姝蕻(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许倬云 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等。



财经作家

吴晓波

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蓝狮子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其著作两度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非小说类),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作家”。2014年创办自媒体“吴晓波频道”。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吴晓波 著/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策划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版/42.00元

“我是谁?”是世界性的焦虑

□近来以“中国”为题的书很多,这是否是一种群体焦虑的表现?

■我想是的,不但中国人对自己的问题焦虑,美国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美国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一样对他们的文化和国家体制,有相当程度的焦虑。他们也都都在问,自己的文化究竟是什么?自己的国家体制,是不是需要修改?修改成什么形式?我以为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20世纪下半期开始,也就是二战以后到21世纪,经过了全球化,也经过了科技方面长足的进步,本来的一些政治架构和价值观念都好像不能适应了。大家问,这样的结构和认同,是不是需要

改变?这是普遍的疑虑。10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几次文化上的大转变,既要肯定过去,又要接受西方,何去何从,常常使中国人非常困扰。引进的西方价值观念,又是多种不同的选择,使得近代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经过无数次摆荡,面临极度困扰,我想这是大家感到焦虑的重要原因。

如何防止“中学”变为“绝学”?

□您提到中国文化的弹性。的确,佛教传入中国是对中国文化的严重挑战,李翱等人主张援道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冲击。宋明理学、禅宗使中国文化复兴。那么,现在的中国该如何应对和消化西学?

■这问题本身非常有意义,佛教进入中国,中国迎、拒,都有相当程度的反应,最激烈的抵抗应该是历史上“三武之祸”中的头两次。整体说,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对佛教在迎、拒之间,不断接受挑战,终于使佛教和儒家,都在中国进入新的阶段。那种互动是相当有意义的,儒家因佛家而出现更严密的思想体系,佛家因为儒家,而发展为更为普世的信仰。

关于中学、西学,我们必须理解,所谓“西学”,其中科技部分,以及因为科学而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不是西方人独有的,应当是世界共同的志业。实际上,我们只是要想,如何从“西学”中好好采掘其比较具有中国文化背景、比较适合我们的部分。中国所要做的是,加入世界性的研究队伍,加入世界性的教育队伍,一起好好做,使得西学不再是西学,乃是一个人类共有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要趁中学还没有完全成为绝学,还不是只是博物馆和考古遗址里面出现的纪念性物品,让能够研究中学的人,从中学之中推陈出新,将中学的精髓和实用元素,灌注于世界学之内。

“一带一路”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天下意识在唐朝最盛,当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天下观有何关系?在此刻提出是偶然还是历史必然?

■隋唐到五代,数百年,都是民族接触非常频繁的时代。由于伊斯兰势力的兴起,亚洲的中部,本来存在一些族群和国家,都被压迫地往东移动。这就造成了中国内部,族群成分的巨大改变。亚洲大陆北方,广大草原,在这一时期,跨越草原的交通线成为东西连贯的陆路通道;后来又开发绕航马来半岛,进入印度洋的海路通道;这两条大路,正是“一带一路”,在当时,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产品,带向中东和西亚。同样,中东和西亚的思想、文化以及商品,也跟着他们人群的移动,带到中国。那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是开启后来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历史、西方历史,都因此而出现新的面貌。今天我们又面临另外一次全球化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方面来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合作,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吴晓波: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关键词 人生 财富 商业

作者用深情的笔触写下给女儿的文字、对人生的感悟,也以相对感性的视角回忆和记录了一些人和事,包括关于人生、关于财富、关于商业的多重表达。这些文字也体现了他从籍籍无名到“中国最好的财经作家”的文脉轨迹。

■受访人:吴晓波(财经作家) □采访人:郑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如果写作也算是一场长途旅行的话,吴晓波把自己这本散文集的出版比作旧地重游。“回到那些曾经熟悉的街巷,生怕被熟人认出来,所以尽量地压低帽沿,蹑手蹑脚随时准备逃离。”寥寥数笔,吴晓波将一个文人面对自己的文字时,那种莫名之情很生动地表达出来。即使如此,他还是决定将这些漂浮在岁月之河的文字打捞上来,权当是自己的青春告别式。吴晓波认为他的这些文字之所以还值得阅读,要归功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拼命努力从贫瘠的物质和枯燥的精神生活走出来的时代。旧的秩序在逐步消逝,新的规则在摸索中逐步确立,在过渡期,效率一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其他的一切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吴晓波不想这样匆忙地走过,他用对自己过去15年专栏文章的回顾、梳理和反思,让当时的即景记录,变成历史参与者的见证。也许再过15年、20年,我们都很庆幸,这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参与创造的时代。也许你是热切的实践者,也许你只是观察和发出呐喊,但是无论好坏,只要你勇敢地拥抱这个时代,你就会拥有一个无悔的人生。

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您在书中说您坚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您觉得自己做到了吗?

■我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写作的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应当是独立于一些利益集团之外的,包括权力集团、资本集团。从10多年前离开国有单位,创办“蓝狮子”,再到现如今做自媒体,我都是尽量在维持一个独立的立场,去做研究、去写作。我很喜欢德鲁克的《旁观者》这本书,我肯定是想做一个旁观者,保持独立自由。但在这个时代,我也需要有介入感,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好像也很难很好地旁观,这两者间有个分寸问题,我觉得我还做得不够好。

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

□您这本书名是在鼓励人们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这样才会成功和幸福,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很多人可能穷其一生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对于个人来说“正确”与否唯一衡量标准就是“喜欢”,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你真心喜欢,才会不计时间、精力地投入,并乐此不疲、不抱怨。唯一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工作和未来的。

我常常在想人的成长是一个什么过程,它也许是一个拒绝诱惑的过程。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很好奇,觉得我们能干所有的事情,干了一件事情之后,你会觉得另外一件事情也很有趣,你也喜欢干别的事情,就像我在

张明扬:今天的人应该怎么读历史

关键词 历史 细节 趋势

站在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历史,就好像从三维空间进入了四维、五维空间。张明扬新书《此史有关风与月》正是这样一个多维空间。

■贾永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这本《此史有关风与月》里的内容,多为《上海书评》主编张明扬在腾讯·大家的专栏文章。作者以吟风弄月的形式和心绪,在看似闲聊中完成了就一些严肃话题与同好者的交流,并达成了该书的主旨——“还原历史细节的微妙之处”。为该书作序的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梁小民认为,非专业学者谈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让普通人读得懂并有所受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小谈大历史,或大谈小历史。所谓小谈大历史,即用简单而通俗有趣的语言重述历史大事件;而大谈小历史,就是要详细而具体地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小节,还原历史细节的微妙之处。这两点在此书中都有明确的体现。就小谈大历史而言,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的大事,可以写几卷本的大书。而在书中,作者在“天下”这部分中用五六篇文章就把从高句丽到近代大韩帝国的兴亡讲清楚了。就大谈小历史而言,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小而又小的细节,但作者在书中用三篇文章详述了中国历史上风格迥异的太上皇,以此来反映帝制专制制度的特点——有权即一切,可读性很强。

历史绝不可能黑白分明

虽然这本书的书名中有风有月,富有诗情画意,但在内容上,除了“江湖”一部分外,政治上的“权力游戏”占据了更大篇幅。对此,作者张明扬的观点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读历史都不要入戏太深,最好以一种“吟风弄月”的态度去围观历史现场。读史读得拍案而起真没有什么意思,书读多了就会知道历史多半不会黑白分明,一代人也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将当下的很多乱象



《此史有关风与月》张明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6月版/38.00元

媒体主编

张明扬 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书里写到我的女儿一样。有了诱惑以后你就要做出选择,当你开始做选择你会很烦恼,但是慢慢地你总会发现有一件你最喜欢的事情,为了它你可以抵挡住其他诱惑,那么这就是你的“美好的事物”。

□您曾说您不喜欢口语化写作,不习惯靠轰动性言论获取粉丝,您觉得自己适合在书房中安静地书写。但是“吴晓波频道”上线之后引起大众广泛关注,会不会让您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您觉得什么是好的自媒体?

■做自媒体当然对我的生活有一些改变,我又恢复了每周两篇专栏的写作节奏,还要拍视频,做活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这里面,也玩得不亦乐乎。我曾经对我的自媒体有三个定义:我希望它是一个自己的时代,自带的媒体和自由的媒体;第二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第三它应该是通往自由的道路,你应该在这里面表达自由的观点。能够把爱好变成事业是一件挺幸福的事,这也是我做自媒体的初衷和愿景。

从历史中看见未来

□您的“去日本买只马桶盖”的那篇文章引起社会关于“中国制造”的讨论和深度思考,您认为中国制造怎样才能走向世界?

■我在书中提到的日本也好,瑞士钟表匠也好,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你只要把你的产品做得比别人稍微好一点点,你就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而我们的传统制造企业在当下可能很焦虑,我要不要做个电商?我是不是应该搞一个自媒体公众号去营销?我能不能先上个市?最本质的技术本身却少有人谈起。但其实中国企业背靠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只要你核心能力足够的话,还是有极广阔的未来的。

□您说自己非常喜欢读历史,为什么?您觉得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从历史中得到什么借鉴。

■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解读:研究历史,是为更加清楚地了解现实。我所研究的中国企业史,正是期望从历史中寻找规律和内在逻辑,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判断。

我曾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总结过中国经济的闭环逻辑,如傅斯年所言,中国若无战乱,10年可恢复,30年可振兴,50年到70年必成盛世。但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又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衰落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中国这30年的经济崛起,恰好是开放后结果,也是兴盛规律的“合理演进”,而如何避免落入闭环逻辑、逃离衰落规律,是中国经济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历史上的“中国梦”

张明扬认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都是一种文化认同,是一种为东亚各国所普遍尊崇的文明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原王朝只是狭义上的“中国”,撇开文明的感召力,一个国家在现实中的强大国力才是“朝贡秩序”的现实支撑。文明与国力同时存在,才可称之为“王道”,为人所艳羡。

而在另一方面,对“天下秩序”的神化也不可取。在19世纪末,“中国”逐渐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当年那些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也已对这一称呼避之不及。张明扬认为,我们在坚守自身的某些文明传统的同时,也可主动吸取其他文明。文明才是最重要的,创造者还是融入者的身份并不重要。

在正视历史这一问题上,中日韩三国都存在着“一种历史,各自表述”的现实需要,以此来获取现实中的道德制高点。另一方面,“正视历史”有时会成为延续敌意和历史仇怨的机会,而“忘记”过去,有时候意味着背叛,有时候意味着放下。